

吳在慶 著

韓
偓
論
稿

中華書局

吴在庆 著

韩偓论稿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偓论稿/吴在庆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7.9
ISBN 978-7-101-12739-3

I.韩… II.吴… III.①韩偓(844-923)-人物研究②韩偓
(844-923)-唐诗-诗歌研究 IV.①K825.6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0238 号

书 名 韩偓论稿

著 者 吴在庆

责任编辑 李碧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 插页 3 字数 35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739-3

定 价 68.00 元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吴在庆教授从教五十周年学术专著



吴在庆，1946年生于厦门鼓浪屿。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于厦门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被聘为台湾大学、台湾逢甲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客座教授。著有《杜牧论稿》、《增补唐五代文史丛考》、《唐代文士与唐诗考论》、《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态与文学》、《杜牧集系年校注》、《听涛斋中古文史论稿》、《听涛斋古典文学考论与解读》、《韩偓集系年校注》、《听涛斋雪泥鸿爪集》，合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唐才子传校笺》、《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等凡二十多部著作，主编《唐五代文编年史》。曾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著作二等奖，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厦门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前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因承担《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包括韩偓在内的八百多位作家小传的撰写任务,又应傅璇琮先生邀约,承担了《唐才子传校笺》第九卷中包括《韩偓传》的三十多位作家小传的笺证工作,遂细致全面地研读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韩偓的诗文与研究资料,撰成了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唐才子传校笺·韩偓传》和大辞典中的《韩偓小传》。经过这两次撰写笺证《韩偓传》,我对这一位在唐末入闽的著名作家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对他的生平遭际和诗歌也更增添了一份理解与同情,遂萌发了更详细全面研究他的兴趣。随后我利用其他研究工作的空隙,陆续研读韩偓的作品,并尤其关注其生平与创作的有关问题,遂有《韩偓贬官前后的心态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韩偓咏梅诗解读》、《韩偓诗解读及相关问题辨析》、《韩偓若干诗歌解读系年辨析》、《解读几首韩偓诗的史料依据——兼谈韩偓诗与〈资治通鉴〉、两〈唐书〉的关系》等论文。

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的《杜牧集系年校注》后,我遂开始了《韩偓集系年校注》的研究工作。我一直觉得要深入研究某位作家,最好从整理编年校注这位作家的文集开始。这一工作并非仅是文献的整理,同时也是更深入细致地探索揣摩领会作家的生平和诗文内涵底蕴的研究过程。通过这样的研究,你可以更精微准确地解读其诗文,更清晰地梳理其出处行踪,从而为全方位更精准地洞察研究该作家打下坚实的基础。2012年中,我完成了《韩偓集系年校注》初稿,交给中华书局编辑出版。此后的一段时间,我继续韩偓的相关研究,陆续撰有《韩偓梅花诗句意诗旨考论》、《韩偓〈隰州新驿〉诗之作年意旨考论》、《韩偓若干诗歌系年考》、《韩偓疑伪诗文考辨》、《韩偓〈感事三十四韵〉诗笺释考论》、《韩偓诗解读献疑》、《韩偓生平诗文系年汇纂》、《韩偓〈失鹤〉、〈鹊〉、〈火蛾〉三首诗发覆与解读》、《韩偓〈露〉、〈六言三首〉诗发覆与解读》等文。今将历年研究韩偓的文章汇为《韩偓论稿》,以求正于学术界同仁。

吴在庆写于厦门大学海韵北区寓所

2016年10月9日重阳节

目 录

前 言	1
略谈韩偓与韩偓集之整理	1
韩偓贬谪途中的遭遇与心态	35
韩偓贬官前后的心态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43
韩偓咏梅诗解读	55
韩偓梅花诗句意诗旨考论	60
韩偓的两首禽鸟诗探究	73
韩偓《隰州新驿》诗之作年意旨考论	78
韩偓《感事三十四韵》诗笺释考论	91
韩偓《失鹤》、《鹊》、《火蛾》三首诗发覆与解读	125
韩偓《露》、《六言三首》诗发覆与解读	140
韩偓诗解读及相关问题辨析	152
韩偓若干诗歌解读系年辨析	164
解读几首韩偓诗的史料依据	
——兼谈韩偓诗与《资治通鉴》、两《唐书》的关系	178
谈误解韩偓诗歌的几种原因	186
韩偓诗解读献疑	199
韩偓若干诗歌系年考	209
韩偓疑伪诗文考辨	219
读《新唐书·韩偓传》断想	229
韩偓《过茂陵》、《故都》、《宫词》、《踏青》、《懒卸头》诗解读	231
韩偓小传	236
《唐才子传·韩偓传》笺证	237
韩偓生平诗文系年汇纂	247

略谈韩偓与韩偓集之整理

《韩偓集系年校注》是我为晚唐著名诗人、唐昭宗朝重臣韩偓所新编成并校注系年的集子。这部集子是日前收集韩偓诗文作品最为完整、校勘注释最为详悉，所收集的有关研究资料也最为完备的一部集子。我之所以如此不遗余力地为韩偓整理这一部集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钦佩韩偓的气节与人品。韩偓，字致尧（另有致光、致元之说）。每当提及他的字“致尧”，我即联想起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句，想来他的命字之意，大概也取资于杜工部的这一人生理想。遗憾的是时运使然，他们的理想最终同样是“此意竟萧条”，独臂难于支撑大厦之倾倒，但他们的理想气节与人品却赢得了历代世人的钦敬与赞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此介绍与推许韩偓之人品气节，云：偓“世为京兆万年人。父瞻，与李商隐同登开成四年进士第，又同为王茂元婿。商隐集中所谓‘留赠畏之同年’者，即瞻之字。偓十岁即能诗，商隐集中所谓‘韩冬郎即席得句，有老成之风’者，即偓也。偓亦登龙纪元年进士第，昭宗时官至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忤朱全忠，贬濮州司马，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天祐二年，复故官。偓恶全忠逆节，不肯入朝，避地入闽，依王审知以卒。偓为学士时，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其诗虽局于风气，浑厚不及前人，而忠愤之气时时溢于语外。性情既挚，风骨自遒，慷慨激昂，迥异当时靡靡之响。其在晚唐，亦可谓文笔之鸣凤矣”。这一评述应该说是颇为准确的。且让我们从史籍摘取若干记载，回顾其在昭宗朝的生平大节吧。

唐昭宗光化三年（公元 900 年）末，天复元年（公元 901 年）初间，宦官刘季述等人废掉并囚禁唐昭宗，不久在宰相崔胤等人的策划下，平定了这一场叛乱，昭宗反正。当时韩偓即参与了这次平叛与反正，《新唐书·韩偓传》载：“王溥荐

为翰林学士，迁中书舍人。偓尝与胤定策诛刘季述，昭宗反正，为功臣。”时昭宗“疾宦人骄横，欲尽去之。偓曰：‘陛下诛季述时，余皆赦不问，今又诛之，谁不惧死？含垢隐忍，须后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摄领权纲，犹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幸，使自剪其党，蔑有不济。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牵属不减二万，虽诛六七巨魁，未见有益，适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终始属卿。’”韩偓的忠恳，深获昭宗信任恩宠，故国家大事常听取韩偓意见。天复元年十一月，昭宗为宦官韩全海勾结强藩李茂贞挟持幸岐下，“偓夜追及郾，见帝恸哭。至凤翔，迁兵部侍郎，进承旨”。翌年四月，另一强藩朱全忠兴兵来争夺昭宗。其时“回鹘遣使入贡，请发兵赴难，上命翰林学士承旨韩偓答书许之。乙巳，偓上言：‘戎狄兽心，不可倚信。彼见国家人物华靡，而城邑荒残，甲兵凋弊，必有轻中国之心，启其贪婪。且自会昌以来，回鹘为中国所破，恐其乘危复怨。所赐可汗书，宜谕以小小寇窃，不须赴难，虚愧其意，实沮其谋。’从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三）。

又，天复二年，宰相韦贻范“多受人赂，许以官；既而以母丧罢去，日为债家所噪。亲吏刘延美，所负尤多，故汲汲于起复，日遣人诣两中尉、枢密及李茂贞求之”（《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其时，帝“诏还位，偓当草制，上言：‘贻范处丧未数月，遽使视事，伤孝子心。今中书事，一相可办。陛下诚惜贻范才，俟变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庙堂，入泣血枢侧，毁瘠则废务，勤恪则忘哀，此非人情可处也。’学士使马从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从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职内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噪。茂贞入见帝曰：‘命宰相而学士不草麻，非反邪？’颀然出。姚洎闻曰：‘使我当直，亦继以死。’既而帝畏茂贞，卒诏贻范还相，洎代草麻。自是宦党怒偓甚”（《新唐书·韩偓传》）。当时朱全忠和崔胤实际上已把持着朝中大权，唐昭宗已处于被胁迫的处境。韩偓在这一严酷的局势下，仍然一身正气，以自己的忠心耿耿与刚正不阿对抗着朱全忠之流的邪恶残暴势力，以至遭到迫害，贬出朝廷。《新唐书·韩偓传》有如下的记载：“帝反正，励精政事，偓处可机密，率与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让不敢当。苏检复引同辅政，遂固辞。初，偓侍宴，与京兆郑元规、威远使陈班并席，辞曰：‘学士不与外班接。’主席者固请，乃坐。既元规、班至，终绝席。全忠、胤临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动，曰：‘侍宴无辄立，二公将以我为知礼。’全忠怒偓薄己，悻然出。有谮偓喜侵侮有位，胤亦与偓贰。会逐王溥、陆扆，帝以王赞、赵崇为相，胤执赞、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罢。赞、崇皆偓所荐为宰相者。全忠见帝，斥偓罪，帝数顾胤，胤不为解。全忠至中书，欲召偓杀之。郑元

规曰：‘偓位侍郎、学士承旨，公无遽。’全忠乃止，贬濮州司马。帝执其手流涕曰：‘我左右无人矣。’再贬荣懿尉，徙邓州司马。”韩偓就这样因尽忠于唐昭宗而遭朱全忠等权奸的嫉恨，被贬到荒远之地。不久朱全忠杀害唐昭宗，又杀唐哀帝，篡夺李唐政权，改唐为梁。韩偓哀痛李唐之亡，从此决心走向流寓隐逸之路，最后寓居于闽南南安至卒。

值得再提的是韩偓是一位想为国为民有所作为的士人，他绝不是贪图富贵，眷恋权位之徒。他曾在《朝退书怀》一诗中抒发志向谓“孜孜莫患劳心力，富国安民理道长”。又曾多次婉拒入相，《新唐书·韩偓传》载：“中书舍人令狐涣任机巧，帝尝欲以当国，俄又悔曰：‘涣作宰相或误国，朕当先用卿。’辞曰：‘涣再世宰相，练故事，陛下业已许之。若许涣可改，许臣独不可移乎？’”后来他被朱全忠贬出朝廷，流寓各地。天祐二年，他在遭贬流寓途中，朱全忠为了收买人心，也曾召韩偓复官。然而韩偓早已看穿了朱全忠之流的狼子野心，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故坚不从命，宁肯隐退江湖。他不仅自己不入朝复官，也规劝他人不入朝为伪官。他赋《余寓汀州沙县病中闻前郑左丞璘随外镇举荐赴洛兼云继有急征旋见脂辖因作七言四韵戏以赠之或冀其感悟也》诗云：“莫恨当年入用迟，通材何处不逢知。桑田变后新舟楫，华表归来旧路岐。公干寂寥甘坐废，子牟欢抃促行期。移都已改侯王第，惆怅沙堤别筑基。”后梁乾化二年（公元912年），韩偓隐居闽南南安，其时有南来的郎官以“迂古”讥笑他潜隐深村，他作《余卧疾深村闻一二郎官今称继使闽越笑余迂古潜于异乡闻之因成此篇》诗以明志并回击讥讽，云：“枕流方采北山薇，驿骑交迎市道儿。雾豹只忧无石室，泥鳅唯要有洿池。不羞莽卓黄金印，却笑羲皇白接籬。莫负美名书信史，清风扫地更无遗。”唐为朱梁所篡后，他依然心怀唐室，不用后梁年号，宋刘克庄《跋韩致光帖》云：“致光自癸亥去国，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始终不衰，其自书《裴君祭文》首书‘甲戌岁’，衔书‘前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某’，是岁朱氏篡唐已八年，为乾化四年，犹书唐故官而不用梁年号，贤于杨风子辈远矣。”他的这一坚定气节赢得历代士人的交口赞誉，清人熊文举在《雪堂先生文集》卷二十《书司空图韩偓集》称赏云：“晚唐诗人，二公所遇皆沧海横流之时。韩脱身虎口，司空大隐于条山，较然不欺其志，盖诗人之有骨气者。”凡此种种均可见韩偓真是一位“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的唐末忠臣。

二

韩偓既是唐末的坚贞忠臣，又是唐末颇有建树与影响的重要诗人。他在诗歌上的声誉，首先在于颇有影响的被宋代著名诗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称为“香奁体”的《香奁集》诗歌。虽然这些诗歌大体皆是“裾裙脂粉之语”，但因其大多数诗篇具有真挚深情之情感，温婉秀逸含蓄之表情方式，故颇获得历代文人们的喜爱与模仿。据他在《香奁集序》中所说，他青、中年时“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者，亦数百篇，往往在士大夫口，或乐工配入声律。粉墙椒壁，斜行小字，窃咏者不可胜纪”。可见这些“绮丽”的诗歌在当时的传播与影响，实在可以与白居易、元稹的“流于民间，疏于屏壁”（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流传于江湖上的艳体诗歌媲美。而且在我看来，韩偓的这些诗歌更为情真意切，真挚感人。故诗人晚年在抄录这些诗歌时颇为动情而凄然泪下，赋《思录旧诗于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诗云：“缉缀小诗钞卷里，寻思闲事到心头。自吟自泣无人会，肠断蓬山第一流。”我们且再吟咏《香奁集》中的几首诗作，深入体味蕴含其中的情味吧。

踏青会散欲归时，金车久立频催上。收裙整髻故迟迟，两点深心各惆怅。（《踏青》）

见时浓日午，别处暮钟残。景色疑春尽，襟怀似酒阑。两情含眷恋，一饷致辛酸。夜静长廊下，难寻履齿看。（《荐福寺讲筵偶见又别》）

浓烟隔帘香漏泄，斜灯映竹光参差。绕廊倚柱堪惆怅，细雨轻寒花落时。（《绕廊》）

两重门里玉堂前，寒食花枝月午天。想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想得》）

倚醉无端寻旧约，却令惆怅转难胜。静中楼阁深春雨，远处帘栊半夜灯。抱柱立时风细细，绕廊行处思腾腾。分明窗下闻裁剪，敲遍阑干唤不应。（《倚醉》）

往年同在鸾桥上，见倚朱阑咏柳绵。今日独来香径里，更无人迹有苔钱。伤心阔别三千里，屈指思量四五年。料得他乡遇佳节，亦应怀抱暗凄然。（《寒食日重游李氏园亭有怀》）

身情长在暗相随，生魄随君君岂知。被头不暖空沾泪，钗股欲分犹半

疑。朗月清风难惬意，词人绝色多伤离。何如饮酒连千醉，席地幕天无所知。（《惆怅》）

现存《香奁集》诗歌凡一百余首，这些作品大多是韩偓在黄巢之乱前所作，而少数则是后来乃至诗人晚年时所吟咏。这些诗作古今人见仁见智，对其褒贬不一，贬之者如元代方回在其《瀛奎律髓》中谓：“致光笔端甚高，唐之将亡，与吴融诗律皆全不似晚唐。善用事，极忠愤。惟《香奁》之作，词工格卑，岂非世事已不可救，始流连荒亡以纾其忧乎？”又谓：“《香奁》之作，为韩偓无疑也。或以为和凝之作，嫁名于韩，刘潜夫误信之。考诸同时《吴融集》，有依韵倡和者，何可掩哉！海淫之言不以为耻，非唐之衰而然乎！”（方回《瀛奎律髓》卷七）褒之者则如清丁绍仪所云：“韩致尧遭唐末造，力不能挥戈挽日，一腔忠愤，无所于泄，不得已托之闺房儿女，世徒以香奁目之，盖未深究厥旨耳。”（《听秋声馆词话》卷一）又如清雷瑠，其《香奁集发微跋》谓韩偓“见忌权奸，洊遭离乱，于是愤逆臣之窃命，慨唐室之不兴，乃本诗人忠厚之旨，为屈子幽忧之辞，托诸美人，著为篇什，以抒忠爱，此《香奁集》之所为作也”。而震钧更是推崇备至，其《香奁集发微序》云：“韩致尧有唐之屈均也，《香奁集》有唐之《离骚》、《九歌》也。自后人不善读，而古人之命意晦。自后人不能尚论古人，而古人扶植纲常之词，且变为得罪名教之作矣，不亦重可惜哉！致尧官翰林承旨，见怒于朱温，被忌于柳璨，斥逐海峤，使天子有失股肱之痛，唐季名臣未有或之先者。似此大节彪炳，即使其小作艳语如广平之赋梅花，亦何贬于致尧！乃夷考其辞，无一非忠君爱国之忧，缠绵于无穷者。然则灵均《九歌》所云‘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信为名教罪人乎！《香奁》之作，亦犹是也。……后人但以艳体诗待之矣，其奈后人依然不解也。至此《香奁集》真可付之劫火，沉之浊流矣。然而彼苍降鉴，竟使之流传至今，是天知之矣。”

上举两种评价迥然不同，然均非平允客观之语。其实，《香奁集》中除个别诗篇稍涉浮艳，难免色情之讥外，绝大多数诗篇尽管有的也情辞绮丽，乃至香艳，但其用语情感却绝非浮艳淫靡之“海淫之言”。从上举的数首诗中，我们感受到的是青年男女真纯深挚的爱恋相思之情，清丽而纯洁的恋情之语，而绝无“得罪名教”之辞。震钧、雷瑠等人是以香草美人之喻意解读《香奁集》的，故“乃夷考其辞，无一非忠君爱国之忧，缠绵于无穷者”。但这一解读，却是不符诗作原本意旨，过为牵强附会的。《香奁集》中诗歌，其实并无震钧等人所谓的香草美人的政治寓托内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述及韩偓《香奁集》时云：

“韩偓以忠节著闻，其平生著述中《香奁》一集，浮艳之词，亦大抵应进士举时所作。”陈先生此言虽不尽然，然《香奁集》中的大部分诗歌确实是创作于其年轻时，包括“应进士举时”的，只是多非为应进士举而作，且只有《代小玉家为蕃骑所虏后寄故集贤裴公相国》、《无题》、《寄远》、《袅娜》、《多情》、《思录旧诗于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等等不到十首诗为入仕后以及贬官寓居福建时所咏。而这些作于入仕后的诗歌却也是与政治寓托了不相关的。在我看来，《香奁集》中的大部分诗作多是表现男女恋情的诗歌，而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与诗人早年的一段刻骨铭心而终“一生赢得是凄凉”的未果爱情经历有关。黄世中先生在《韩偓其人及“香奁诗”本事考索》中认为：“韩偓‘香奁诗’所抒发的是一种纯真诚挚的爱情，是对一位李姓女子的执著的追求。……韩偓《香奁集》爱情诗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一个对爱情执著追求，贞情操守的形象。诗人把纯真专一的爱情奉献给自己所倾心依恋的女子，其热切爱恋，虽经数十年而不衰，甚而更显其深沉挚至。《香奁集》中的‘寒食诗’透露了这一消息。”又谓：“《香奁集》中的‘寒食诗’、‘三月诗’、‘秋千诗’、‘偶见诗’、‘绕廊诗’、‘五更诗’、‘上头诗’等数十首（以上各类共四十九首，已占《香奁集》之半，此外如《青春》、《春恨》、《中春忆赠》、《旧馆》、《有忆》、《两处》等皆是），所咏实同一情事，其所怀皆为李氏女一人。”黄先生这一考索是颇具诗歌解读与学术探究眼光的，值得重视并进一步探究其真确性。这样的《香奁集》诗歌，即使除却强加在《香奁集》诗歌上的政治寓托光环，除了个别首外，在今人的道德规范与审美视域中也是值得肯定的，何况其不少诗歌也具有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并蕴含着由诗渐变为词曲的元素。此诚如许学夷所评：“韩偓《香奁集》皆裙裾脂粉之诗。高秀实云：‘元氏艳诗丽而有骨，韩偓《香奁集》丽而无骨。’愚按：诗名《香奁》，奚必求骨？但韩诗浅俗者多，而艳丽者少，较之温、李，相去甚远。……五言古如‘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七言古如‘娇娆意绪不胜羞，愿倚郎肩永相著’、‘直教笔底有文星，亦应难状分明苦’，七言律如‘小迭红笺书恨字，与奴方便送卿卿’，七言绝如‘想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等句，则诗余变为曲调矣。上源于李商隐、温庭筠七言古，诗余之变止此。至七言律如‘仙树有花难问种，御香闻气不知名’、‘静中楼阁深春雨，远处帘栊半夜灯’，亦颇有致。又‘分明窗下闻裁剪，敲遍栏干故不应’，则曲尽艳情。”（《诗源辩体》卷三十二）又，陆时雍《唐诗镜》卷五十四亦称“此三诗（指《倚醉》、《见花》、《有忆》）是开词曲法门”。刘拜山、富寿荪在其选注的《千首唐人绝句》中评韩偓《偶见》诗云：“此诗活画打罢秋千、见客走避之少女形象，生动传神，娇痴如见。”沈祖棻先生赏析此诗时也说：

“韩偓像一个高明的摄影师，他善于捕捉少女们生活中一些稍纵即逝的镜头，实时地将其形神兼备地拍摄下来，如其《偶见》一首，也是可以和《新上头》比美的。”（《唐人七绝诗浅释》）屈复《唐诗成法》评韩偓《幽窗》诗“刺绣非无暇，幽窗自鲜欢。手香江橘嫩，齿软越梅酸。密约临行怯，私书欲报难。无凭谳鹊语，犹得暂心宽”，云：“写美人从虚处比拟，不落熟径。临行转怯，欲报又难，写尽低回一寸心也。”锺惺在《唐诗归》卷三十六评《幽窗》云：“细而慧，所以艳。”又云：“无聊妙想。”韩偓的《闻雨》诗“香侵蔽膝夜寒轻，闻雨伤春梦不成。罗帐四垂红烛背，玉钗敲著枕函声”，也赢得诗评家的称赞：有称其“写意而不及情，艳诗佳手”（陆次云辑《五朝诗善鸣集》）的；也有评其“极艳，极冷”（《王闳运手批唐诗选》）的；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二欣赏此诗云：“闻雨由闺思着笔，帐垂烛背，幽寂无声，惟闻玉钗敲枕。但写景物，而深宵听雨，伤春怀人之意，自在其中。句殊妍婉。”

从上述诸家之评可以见到前人对韩偓的《香奁集》诗也不无称许、给予好评的。而现代的学者评价《香奁集》诗也更趋客观平允，如著名诗评家陈伯海先生在《韩偓生平及其诗作简论》中既指出“‘香奁诗’中确有一定数量作品反映士大夫的狭邪生活，感情浮薄，作风轻靡。像‘小雁斜侵眉柳去，媚霞横接眼波来。鬟垂香颈云遮藕，粉著兰胸雪压梅’（《席上有赠》）之类诗句，用精丽的辞藻摹绘女子的姿容，只有狎玩之意，别无真挚之情，显示了封建文人思想中腐朽的一面。……它们上承六朝宫体，下启晚明王彦泓、清代袁树诸人的浮艳诗派，形成文学史上的一股逆流”的缺陷弊病，同时也指出：“‘香奁诗’中也不乏较为清新沉挚之作。且看这首《绕廊》：‘浓烟隔帘香漏泄，斜灯映竹光参差。绕廊倚柱堪惆怅，细雨轻寒花落时。’写一帘阻隔、两地相思之情，纯从室外人的感受、动作和周围的环境景物来烘托那种‘咫尺有如天涯’的惆怅心理，分外见得婉约而情深。再如七绝《闻雨》：‘香侵蔽膝夜寒轻，闻雨伤春梦不成。罗帐四垂红烛背，玉钗敲著枕函声。’写女子夜深不寐的情怀，用玉钗触枕，琤琮有声这一细节，反映展转反侧的神态意绪，真切而有余味。《香奁集》里象这类题咏男女欢爱相思，写得情浓意挚的篇章，亦不在少数。如‘正是落花寒食雨，夜深无伴倚南楼’（《寒食夜》）的期待，‘古来幽怨皆销骨，休向长门背雨窗’（《咏灯》）的怅恨，‘何处山村孤馆里，向灯弯尽一双眉’（《天凉》）的展想，‘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五更》）的追思，以及‘纵得相逢处，非无欲去时。恨深书不尽，宠极意多疑’（《欲去》）的内心矛盾和‘此生终独宿，到死誓相寻’（《别绪》）的执着自誓，都称得上情至之语，应给予一定的估价。”又云：“‘香奁诗’在技巧上也有可取之

处。除了长于抒写人的情思外,一些作品还从外观上塑造了年轻妇女在爱情生活中的生动形象,楚楚动人。如:‘学梳蝉鬓试新裙,消息佳期在此春。为爱好多心转惑,偏将宣称问旁人。’(《新上头》)‘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秋千》)前者描写刚成年的姑娘学梳头样、试穿新裙等候婚期的天真神情,后者刻画闺中少女打秋千时见客进门、带笑走避的娇憨意态,都有呼之欲出的效果。余如《半睡》写少妇深夜等待丈夫不归而无心安睡,《松髻》写女子卸妆时触动愁思背人坠泪,《忍笑》写妇女晓起梳妆时的爱美情态,也都细致传神。”陈先生又从艺术表现技巧上归纳“香奁诗”的成就,云:“善于借助环境景物来传达人的情思,是‘香奁诗’艺术表现上的又一特征。有的作品甚至完全把人的情感隐藏在景物画面的背后,笔意含蓄,耐人寻味。象这首历来传诵的小诗《已凉》:‘碧阑干外绣帘垂,猩色屏风画折枝。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间华丽的卧室。镜头由室外逐渐移向室内,经过帘幕、阑干、屏风一道道曲障,投影在那张陈设精致的八尺大床上,显示出是一位贵家少妇的深闺。主人公并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她在做什么、想什么也不得而知。但猩红屏风上画着的折枝图,却不免使人生发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无名氏《金缕衣》)的意念。配上床席、锦褥以及季节转换的暗示,主人公在深闺寂寞中渴望爱情生活的情思也就隐约可见了。全诗没有一个字涉及‘情’,可仍然是在言情。象这样命意屈折、用笔委婉的情诗,唐代诗人中李商隐以外还是不多见的。《深院》、《日高》、《春恨》诸篇机杼略同,而皆不及本篇有韵致。‘香奁诗’里还有一些篇章,色调明丽,富于民歌风味。如《南浦》:‘月若半环云若吐,高楼帘卷当南浦。应是石城艇子来,两桨咿哑过花坞。正值连宵酒未醒,不宜此际兼微雨。直教笔底有文星,亦应难状分明苦。’诗写候人不来的心情。先借半明半暗的月色、若吞若吐的云影,渲染出迷离不定的气氛;又通过桨声咿哑、艇子虚过的细节,点明候人时的焦灼心理;再加上醉酒、微雨的烘托,把此时此刻相思之苦形容得曲尽其妙。与上引《已凉》相比,笔调婉约是一致的,而构思并不过于深曲,语言朴素,风姿天然,音节柔曼,情韵悠长,更接近于《子夜》、《西洲》之类南朝乐府。吸取民歌的精华,这也是‘香奁诗’不容一笔抹煞的理由。”陈先生的这些评述是颇为中肯公允的,故我用较多的篇幅称引上述之评说。

《香奁集》外,韩偓还有收于《全唐诗》卷六八〇至六八二的三卷诗歌。这三卷诗歌扣除《大庆堂赐宴元瓘而有诗呈吴越王》、《又和》、《再和》、《重和》、《大酺乐》、《思归乐》、《御制春游长句》等七首他人之作外,约有二百二十六首。除了

少数入仕前之作外,绝大多数是诗人登第入仕后直至寓居福建南安时的作品。其中那些入内廷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兵部侍郎,直至遭贬、流寓于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的诗什,尤能展现诗人嫉恨谗邪,抗御强暴,“死生患难,百折不渝”,忠于唐室的高风亮节,同时也记录了唐末政局动乱乃至唐亡的历史,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天复元年十一月,唐昭宗为宦官韩全海勾结凤翔节帅李茂贞挟持至凤翔,时诗人随驾前往,赋《辛酉岁冬十一月随驾幸岐下作》诗,中云:“曳裾谈笑殿西头,忽听征铙从冕旒。凤盖行时移紫气,鸾旗驻处认皇州。晓题御服颁群吏,夜发宫嫔诏列侯。雨露涵濡三百载,不知谁拟杀身酬。”末句实是表露诗人以身报国之意,而全诗则概述了当时唐昭宗被韩全海等人挟持往凤翔的史实。《资治通鉴》天复元年十一月即记载此事云:“韩全海等以李继昭不与之同,遏绝不令见上。时崔胤居第在开化坊,继昭帅所部六十余人及关东诸道兵在京师者共守卫之;百官及士民避乱者,皆往依之。庚戌,上遣供奉官张绍孙召百官,崔胤等皆表辞不至。壬子,韩全海等陈兵殿前,言于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师,欲劫天子幸洛阳,求传禅;臣等请奉陛下幸凤翔,收兵拒之。’上不许,杖剑登乞巧楼。全海等逼上下楼,上行才及寿春殿,李彦弼已于御院纵火。是日冬至,上独坐思政殿,翘一足,一足踏阑干,庭无群臣,旁无侍者。顷之,不得已,与皇后、妃嫔、诸王百余人皆上马,恸哭声不绝,出门,回顾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县。”唐昭宗此次被逼出幸后一年,即天复二年十一月冬至,诗人仍伴随唐昭宗被困于凤翔,时有《冬至夜作》诗,诗人在诗末写道:“阴冰莫向河源塞,阳气今从地底回。不道惨舒无定分,却忧蚊响又成雷。”方回阐释末二句谓:“是时朱全忠围岐甚急,李茂贞有连和之意,偓之孤忠处此,殆知其必一反一覆,终无定在欤?此关时事,不但咏至节也。”(《瀛奎律髓汇评》卷十六节序类)吴汝纶评“阴冰”以下四句云:“是时昭宗幸凤翔,朱全忠自河中率兵围凤翔,奉表迎驾,所谓‘阴冰莫向河源塞’也。‘阳气今从地底回’者,谓李茂勋救凤翔,王师范讨朱全忠,作为贡献,包束兵仗入汴西,至陕华也。末句恐勤王之师又将尾大不掉尔。”所释颇得诗人心曲。天祐元年八月,唐昭宗被朱全忠杀害。是年寒冬,诗人被贬后流寓于湖南,他痛恨朱全忠之凶残,嫉恨宰相柳璨之奸邪,故咏两首梅花诗以明此意,并寓寄自己不畏强暴,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之心志。其《梅花》诗云:

梅花不肯傍春光,自向深冬著艳阳。龙笛远吹胡地月,燕钗初试汉宫妆。风虽强暴翻添思,雪欲欺凌更助香。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

年芳。

《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援》诗云：

湘浦梅花两度开，直应天意别栽培。玉为通体依稀见，香号返魂容易回。寒气与君霜里退，阳和为尔腊前来。夭桃莫倚东风势，调鼎何曾用不材。

天祐二年九月，韩偓有《乙丑岁九月在萧滩镇驻泊两月忽得商马杨迢员外书贺余复除戎曹依旧承旨还阙后因书四十字》诗：“旅寓在江郊，秋风正寂寥。紫泥虚宠奖，白发已渔樵。事往凄凉在，时危志气销。若为将朽质，犹拟杖于朝。”又有《病中初闻复官二首》：

抽毫连夜侍明光，执戟三年从省方。烧玉谩劳曾历试，铄金宁为欠周防。也知恩泽招谗口，还痛神祇误直肠。闻道复官翻涕泗，属车何在水茫茫。

又挂朝衣一自惊，始知天意重推诚。青云有路通还去，白发无私健亦生。曾避暖池将浴凤，却同寒谷乍迁莺。宦途巇嶮终难测，稳泊渔舟隐姓名。

这三首诗均是诗人闻知朝廷召他复故官时所咏。其时，朝廷已经完全被朱全忠所控制，唐哀帝不过是捏在朱全忠手中的傀儡。韩偓明知这一政局，故在诗中回忆他在朝廷时所遭遇的来自朱全忠等权奸的迫害，洞悉“宦途巇嶮终难测”的局势，决心“稳泊渔舟隐姓名”，不与邪恶势力同朝为官。这些颇为沉郁深婉而时而不无愤激悲怆之气的诗歌，真可体现诗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节操。

值得再介绍的是在这部分诗歌中，尚有一些表现诗人痛悼被弑的唐昭宗以及裴枢、王溥、赵崇、赵赞等三十几位被杀于白马驿、投入黄河的忠耿大臣，指斥崔胤、朱全忠、李振、蒋玄晖之流之负恩背主篡国的诗作，如《八月六日作四首》、《感旧》，哀伤故都长安之荒废的《故都》，以及纪述唐昭宗朝兴亡历程的《感事三十四韵》诗。这些激楚悲凉、沉郁苍茫的诗作极为鲜明地表现了诗人的爱憎之情，体现了他对李唐王朝、唐昭宗以及朝中忠耿重臣的深挚情感。而《感事三十